

B-6

B.6

傅蘭薩葉水傳



現代學生的理想人物

時常在上進中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 KONG

HAGIOGRAPHIA.

- B1. “威廉兌爾傳” SYNOPSIS VITAE PATRIS WILLIAM DOYLE
T.J., auctore H. Kelly S.J. — translatore A. Chan S.J. Paginae:
24. 1 exemp. 0,05
10 „ 0,40

Rev. Pater W. Doyle fuit clarissimus sacerdos in Hibernia. Vita et opera eius omnibus sunt exemplar sanctitatis. Vita eius in omnibus fere europaeis linguis jam edita fuit et causa eius beatificationis forsitan cito initium habebit. — Opusculum istud quotquot legent certe magnum fructum ex ejus lectione obtinebunt.

B1. BI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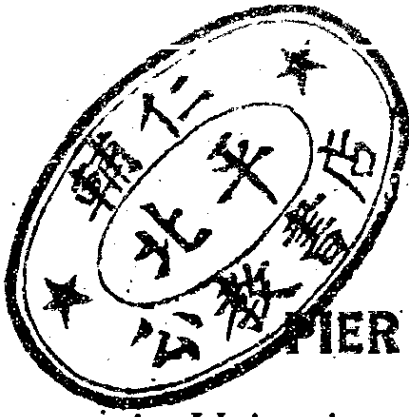
- “威廉兌爾傳” FATHER WILLIAM DOYLE S.J., by H.
Kelly S.J., translated by A. Chan S.J. 24 pages. 1 copy 0,40
10 copies 0,40

The life of Fr. W. Doyle, a Priest hero of the great war, now summarized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as already been published in practically all European languages. Fr. Doyle's cause has been recommended for beatification. This pamphlet tells vividly the story of his remarkable life, and it will be read with profit and interest by everybody.

(B) 威廉兌爾傳

是書描寫愛爾蘭耶穌會籍神父威廉兌爾生平之行實，寫出其為效耶穌善牧而作各種刻苦情形，對其歐戰時服務于軍伍中為傷兵舉行聖事之各種生活，及平時傳教精神與發起工人避靜等工作，詳為闡述。

(每本五分，十本四角)



The Life of

PIER GIORGIO FRASSATI

A University student who died in the odour of sanctity.

Written by a Member of Hongkong Catholic Action.

Translated by Mr. 王昌社

●

Synopsis vitae

PETRI G. FRASSATI

qui 24 annos natus, mortuus est in odore sanctitatis.

●

Nr. B 2.

●

CATHOLIC TRUTH SOCEITY

16 CAINE ROAD

HONG-KONG.

Nihil obstat

SAC. LEO CHAN PAK LEUNG

Imprimatur.

✠ H. Valtorta

Vicar Apostolic


1st March 1939,



現代學生的理想人物

傅蘭薩蒂小傳

香港真理學會發行





容遺培薩蘭琪喬祿多伯
Pier Giorgio Frassati



小序

前幾天，真理學會的編輯，要我擔任這小傳的檢校和寫序的責任，本來，我自知不敏，不敢遽爾應允，奈以日來返港有暇，却不過他二再的要求，故不得不勉強爲之敷衍。當我讀了這本小傳後。覺得這位可敬可愛的青年，好像是一朵在污濁的荆棘中生長，而開放得燦麗卓絕的玉簪花。它雖生長於污濁不堪的所在，却是纖塵不染，它雖被四周的荆棘所包圍，却能自如地本其賦性的生長，開放而不受惡劣的寰境所摧殘，屈服。反之，它因此更顯出它的美麗與不凡，而教人越看越羨慕！

他，確如羅伐森鐸所說的，是『一個典型的人物』——現代青年的模範人物，尤其是
一般公進會員和公教青年學生的模範人物。

我們，尤其是公教青年學生和公進會員們，讀了這小傳不要只以欽佩爲滿足，還該隨其芳踪，知所則效。此外更應尋求其所以然的秘訣而自知奮勉自勵，這不但是本人和著者的祈望，且也是成全了的上主之本意。

一九三九·四旬主日夜于香港 陳伯良謹序

作者引言

伯多祿·喬琪·傅蘭薩蒂是義大利駐德大使的長公子，他是一個大學生，運動健將，同時，又是一個公進會的會員。他是個體質強健，志氣軒昂，儀容秀美的青年，靈魂的美麗尤足使人欣羨。這一篇小傳是依據義國作家休氏（E. J. Hughes）的名著寫成的，有幾節還摘錄了休氏的原作。

許多人以為，現代生活萬分複雜，世人要度完滿的宗教化生活實屬不可能；讀了這個公教青年的傳記，便可恍然於這種見解的謬誤了。

傅蘭薩蒂小傳

兒童時代

伯多祿·喬琪·傅蘭薩蒂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聖瞻禮七，誕生於義大利的都冷（Erbone）城裏。這孩子長大起來，身體結實，明悟也不壞，可是他很小的時候，性情就固執異常，慣使性子，發脾氣，不喜歡整齊雅潔，不知道愛惜時間，看來不像是個好孩子。然而大家早就看得出他堅強的個性了；便在孩提時代，大家就知道他極誠實。只要他的母親叮囑過他，教他不要做這樣，做那樣，就誰也不能引誘他去偷一塊糖吃，或者在將要吃飯的時候，先揀一點小菜吃。他也很信實，答應了一句話，就得像奴隸一樣死守着。這些良好的本性，因了他母親的好教育，格外表現出來，發揮出來；因為母親的話，他總一說就聽。據說，有一次，他同別的孩子們跪在聖體欄杆上，看司鐸行彌撒聖祭，忽然聽見後面講道台上發出又粗又響的聲音；跪在前面的孩子們都分了心，不知不覺地個個掉轉頭去看。小喬琪却仍眼望着祭台，一動也不動，因為他的母親曾經教過他，在聖堂裏講話，或者東張西望是不對的。這雖則是一件小事情，他的母親却很受感動；她看見自己的孩子比衆不同，自然喜歡極了，但不知他所以能這樣，是由於能自制呢，還是由於

服從教訓的精神。她管教兒女，素來是很嚴厲的，常常訓練他們怎樣做好教友，依着做母親的該盡的本分，給小喬琪講明白天主無所不在的道理；他和他的妹妹，都要到了十六歲，才得母親許他們有合理的自由。只要她說一聲『不可以』就是最後的決定了。她禁止兒女進影戲院，逛跳舞場，即使可以使他們借此學得一點克己功夫，也是不許。每到晚上，別家的兒女們跟着父母出去遊玩作樂，要到深夜才回來，他們却在家裏念晚課，看聖書，早早睡覺。但無論如何，小喬琪總不因母親管得嚴厲而不愛她，而且他愛慕父母的心很熱切，甚至聽人家說出了『孤兒』兩字就會覺得很難受。他在三四歲的時候，不拘做甚麼事情，總先得抬起頭來，向他母親望了一眼，看她許不許，以後他也常懷着這種心願，一舉一動，都要先徵得她的同意，直到死，還是這樣。一次，他母親看見小喬琪在書房裏踱來踱去，樣子很不耐煩，一見她來，便說：『媽，你來啦，我等得你好久了，我要問你可准許我查一查富廖索（Orlando Furioso）評註的亞列斯多德全集，我要看看這部書裏的一首詩，因為我要在學校裡寫一篇論文，可是我的書本裡却没有這首詩』。這部書原放在書架上，和其他文集放在一起，是很容易拿到手的，可是小喬琪雖然年紀已有十四五歲，沒有問過母親准許，却總不肯動手拿下來。關於這一點，他的妹妹羅茜娜（Ruciana）——那時和他同在大學讀書——曾記着道：『我從沒有看見過喬琪哥

哥手裡拿着一本不好的書本，也從沒有看見過他翻閱書籍或是字典，來滿足他不正當的好奇心。要是母親在一本書中，用鉛筆標出某段某節，教他不要去看，他就跳過不看。

小喬琪從小也就知道敬慕他的父親。傅老先生是一個聰敏的人，作事努力，稟性率直，官做到義大利駐柏林大使，又是新聞界的巨擘；義國一家第一等報館司敦迫（Stampa）是屬他所有。喬琪自己也酷愛着一切高尚雅緻的事情，對於天主所造受苦的衆生，常懷着惻隱慈憫的心意，對疾苦窮困的人在在表示同情。他小時候，一次，有一個人到他門首來求乞；他聽得他父親把他趕走，就立刻去告訴母親，求她搭救這窮人。母子倆便拿些錢打發他。後來才知道這人是个騙子。他的父親於是給小喬琪講一篇大道理，說這種人不應該幫助他。小喬琪也懂得父親說的話不錯，可是他心裡覺得過不去，有一點不以爲然，因爲他只想一個人受了苦，總該援救他，不想他爲甚才受苦。喬琪十四五歲的時候正當歐洲大戰期中，一天，家裏的僕婢們正講論着戰爭的禍害，和人民所受的痛苦，他聽到中間，便突然對那女僕發問：『那德利娜（Zatinka）你肯捨了你的生命，使戰爭停止嗎？』她回說：『當然不肯，我年紀正輕，我愛惜我的生命，正和當兵的一樣，那裡捨得死呢！』這無意識的答覆，真使喬琪倒抽了一口冷氣，便對她瞪着眼，鄭重地說道：『我甘心情願捨棄我的生命，便是今天就要我死，我也肯。』後來這孩子長大

成人，這種仁慈之心，思想高尚的德性，也跟着發展。他幼時表現這種本性的事蹟，多得不能枚舉，要是一一記錄下來，可以寫成一卷巨冊。這裡，我們只舉一兩件做例子罷了。可是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他的天生的趨向。這種趨向，出於天主所賜的特恩，天主把這恩寵賦予幾個特選的靈魂，要使他們成爲導引的明星，燭照着其他趨赴天路的信衆。這孩子的德行，便在順應着天上的啟示，盡了天主所分派給他的導引的職務。

快樂生活

伯多祿·喬琪長大起來，幸運得很，得以度那所謂「快樂生活」。這個青年所關心的，是多方面的，這世界便有那麼許多貢獻給他。他愛好大自然，全般的景色，——晨光曦微中，和夕陽西下時，天際的色彩，各種花卉，一看那變幻不測的雲霞，便想起天主的寵愛和權力。各種藝術，都足以使他心曠神怡。當他漫遊歐洲的時候，每到一處城市，總得要求到藝術館去參觀，不問這城市的大小。在麗昂大詩人但丁(Dante)墳墓的時候，他的朋友們聽他背誦「神的喜劇」(Divina Commedia)中長篇的節段，都覺得十分詫異，因爲他雖則酷愛詩詞，終究是個都冷大學的工科學生哪，怎會有多大餘暇，可以廣讀詩篇呢？



四歲的喬琪在海邊玩耍

可是他除了愛好自然，愛好詩篇之外，還有比這兩樣更愛的一門，那便是體育；他對於各項運動，有更深切的愛好。他駕車和騎馬的技術是很有名的；他的海上生活，却更爲著稱。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海員，看見他表演幾種游泳節目之後，便說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持久力。這幾種游泳節目惟有體格非常強壯，或是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才能泳畢全程。幾時他從高處的岩石上，跳海入水時美妙的姿態，或者在驚風駭浪中和波濤搏鬥時，雄健的體格，煞是好看。可是他最喜歡的運動是攀山登嶺。他攀登過的峯巔，不知有多少，在他寫給朋友的書信中，他說：『我對於山嶺的愛好，一天深似一天；他們對我的迷力，也漸漸長起來啦，……假使我的功課容許我，我很願意在山裏度整天的光陰，在那裡純潔的空氣中，默想造物主的偉大。』只是我們不當以爲他爬山是爲遊玩。他認爬山是他過度用功以後，一條健康的出路，是在鍛鍊他的意志，是他要達到一切崇高尊貴的境界所有的努力。

他的精神生活跟着他登高運動的進展而濃厚，而成熟。他既是一個善於攀登的青年，又是個富家子弟，要加入幾個專門爬山的團體，當然是極容易啦。但他並不利用這些機會，使自己成名，却願守着原有的地位，好輔導初練運動的人們。然而一個寬宏大量的人不會沒有賞報的；便是在這個世界上，慷慨的善舉，不得善報，是罕有的。所以過

不多時，喬琪便得到了許多傾心嚮慕的好朋友，他的真性格，也在這攀山的遊歷中，表現出來，比在其他一切行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因為那時候，他在外表上都已改觀了；比平時更見得待人和善，作事經心，處處表現着犧牲的精神，在幫助人家的時候，他要竭力掩飾着人家的弱點，比方幾時見人走得乏累了，還掙扎着行走，他就站定了，彎着身子拉拉皮鞋，縛縛鞋帶。旅行團在山中旅店裡過夜，夜裏冷得厲害，同行的人，非但不敢脫衣服睡覺，還得多穿一兩件衣服；他却每每把自己的毯子給別人蓋，說他不需要這東西。到了清晨，他總一早就起身，大踏步走下樓梯，故意把脚步放得重一點，好驚醒全體團員，使他們不要忘了他隔夜決定這天早晨與彌撒的主意。旅店老板和嚮導們，個個都喜歡他，因為知道他肯幫助人家，且無論誰都幫助，連無知的動物也在內。他的朋友們有了他在一起，便覺周圍充滿着平安和善的空氣。

有一個善於滑雪，做律師的退伍軍官曾講起過一次他從烏爾克斯（Orms）去攀登西司脫利埃山（Mount Sestrières），只有喬琪一人同他做伴。他們到了一處可以棲身的地方，便在那裏留下了，看幾個滑雪的飛奔跳躍，直看到午後三句鐘光景，却不會注意到天氣的轉變，雪花已開始飛舞了。他們離開目的地還遠得很，要到那地方，還得翻過一個山頭。然而他們並不畏縮，依然奮勇向前，向那座山頭緩步攀行而上。山上的松樹漸見

稀少，前面展開着一大塊空曠的雪地；到了那裏，又見這雪地凍得堅硬極了，穿着雪橇，竟滑得站不住。經過了許多危難，他們終於到達了弗蘭德佛 (Frantov) 高峯，那時已是晚上七句鐘了。夜臨時，狂風大雪越發來得厲害。他們倆正緊挨着前進，突然間，喬琪停住了，大聲喊着，他說丟了一隻橇。據那同伴說：『在這危急的當兒，傅世兄做人的品格便顯出來了。我在亞爾泊斯山上遊歷多年，學得了觀察人心理的法子，幾時一個人到了山頂上，他的心理，一看便可知道。我知道一個人在高山上，要是突然遇到了有關生死的危機，即使他平素是極鎮定的人，也不免要驚惶失措啦。那時候，傅世兄未嘗不知道大禍臨頭，却仍安然自若，並不心慌。這當兒，我就覺得他真正是一位攀山的英傑。我們終於平安下山了；怎樣走下來，惟有天主知道。我原想這回的旅行，看來總不會有好結果的。雪繼續飛舞着，使我眼都睜不開；我們的四週都是崇山峻嶺，死一般的沉寂；在黑暗中，我猜度着傅世兄在怎樣努力掙扎着，奮勇前行。末了，我們看見了一點微光，這便是我們的目的地，跟着我們也就找到了衆朋友啦。

他享受快樂的生活到最高度的時候，便是和他的同學們在一起的當兒，因為他們都有着和他同樣的宗教信仰。且在他個人身上，那種深切的精神觀念，和那多少混合着一點嬉戲和活潑的行動，教他成爲播散着和睦平安，與及做事興高采烈的傳熱洪爐。不論

當面背後，他總不肯有意說出有傷他人情感的片言隻字。他在公教學生俱樂部 and 顏悅色說的幾句話，他的朋友們總認爲是一種口號，足以號召青年，使他們趨向甚多信友的理想生活。他雖則性好嬉戲，可是他在道德上，却絲毫沒有可以資人非議的行爲。他一生喜歡和人打趣，却從不涉及戀愛問題。事實上，有許多青年和年長的人們却要向他請教，該怎樣和朋友們湊趣開玩笑。一次，他正表示着對於學生們作趣談的意見，却給人竊聽了。他說有幾種界限是學生們所不得超越的，又說他要盡他全部的力量，來勸阻友人們不要逾越這個範圍。

隱藏着的泉源

他慣常總是興高采烈，人家都說這是因爲他的身體十足健康，毫無疾病，或者說是因爲他在社會上，享着幸運的地位。可是那明白他境況的人。却確知那是由於另一種比較深切的原因：這種原因就是他那恪盡職責的意識，對於自己種種善性的恒心謹守，以及他那一心依恃着天主上智安排的信念。在他寫給朋友的幾封書信中，他勸他們切勿抑鬱寡歡，或是心灰意冷，因爲一個人要是一心依靠天主，定必容顏和悅，心境平安。他對於那沒有公教信仰的人們，極表憐憫。在像他這樣真誠的公教信友看來，一個人的生

活如果不曾爲尋求真理而奮鬥，簡直不能算是生活。那麼，他究竟從那裡汲取了神力，能這樣不斷奮勉力行，達到純真的境界呢！這個答案很簡單：就是勤領聖體。一個人不論住在都市，或是鄉下，要做的事情不論有多少，一定能够天天早晨與彌撒，領聖體。這件事他完全辦到了，這不但是因爲在這道德的理想已趨淪亡，唯物主義的邪說橫行，拖人墮入陷阱的世界中，他蒙了主的特恩，得做公教信友，而且也是因爲他深切的認識了基多在聖體聖事中的奧蹟和權力。他一生老是那麼活潑，好玩笑，作事有勁，在祭台前虔誠誦禱的時候，滿現着青春的光輝；這樣，他常給在他周圍的青年們立下善表，使他們知所則效。有機會時他總要去輔彌撒，不肯輕易錯過。每當輔祭時，他心神超拔，答應的經文念得那樣清楚，使有些人不得不承認聽了他的經聲，就要想到經句的意義，覺得從來沒有體味得這樣親切有味的。

他也是聖體的衛士。他的一個同志曾講起了他夜間陪聖體時候的情形，說：『我常見他那種非凡的虔誠，不勝欽佩。他本來是個生性好動，志高氣揚的人，這時候却能自謙自抑，伏地好幾小時；他本來喜歡和人開玩笑，這時候，却能收斂心神，摒除俗念，虔恭默禱；他慣常做着同伴們的興趣的重心，這時候，却捨離羣衆，獨自和天主晤對。每當他夜裏陪過了聖體，早上送人家回去的時候，談話中總表示着他心靈中，愛主的熱

流是怎樣的洋溢過。」一個新聞記者，也曾寫過一篇關於他的記載：「本城大堂裡，一次舉行全夜陪聖體時，有幾個大學生，都冷公大學生會會員，擎起火炬，陪着司鐸們，沿聖體欄杆走過。等候領聖體的人真多極了，司鐸們送聖體，不得不直走下堂中的甬道。接着舉行謝恩大彌撒，彌撒中，有一個大學生，伯多祿·喬琪·傅蘭薩蒂，靠近正祭台跪着。我記得他祈禱專心極了，別的事情一概不覺得；因此，我們不得不一再提醒他，教他跪過一點，因為燭台上大滴的燭淚，掉下來正落到他的衣服上，頭髮上，甚至落到他的額角上啦。彌撒後，我和都冷副主教畢那第 (Mgr. Piarodi) 同行出堂。他見一來堂與祭的人那麼多，臉上滿現着喜色，我便見前面有一羣大學生，在這靜寂的街道中，彼此互相追逐着，向前飛奔。他們中間，有一個心安神樂，比衆不同的，一望而知這就是伯多祿·喬琪了。他快樂的容顏，在完全不自知覺中流露出來。好幾次，我看見他領聖體的時候，容光煥發，幾乎像另換了一副面目，他渴盼着基多的心，是多麼熱切的啊！這個康健得令人驚異的青年，飽受着空氣的薰陶，皮膚給太陽曬成紫紅色了，他的眼睛光明清秀，他實在度着崇高卓越的生活，看起來格外美麗。」

凡經過聖堂，必進去拜聖體，這是他的第二個天性，假使他騎在馬上，不便下馬，就在馬上深深行一鞠躬禮，畫十字的時候，面孔差不多要碰着馬鬃毛，不管有誰在看他

。像他這樣依法處事，稟性率直的人，自然不會顧慮到甚麼情面不情面了。每當和同志們遊罷了亞爾卑斯山後，雖則身子累了，衣服也弄髒了，却仍毫不遲疑的，悄悄離開了同伴，一溜烟跑到近處的聖堂裡去拜聖體，然後再去找他們進茶點。有一個志願不同的爬山朋友，講起這件事，曾說：「他一句也不說到我們的冷淡，可是他的表樣，真要比說話更有效驗啊！」他是多明我會第三會的會友，有許多人說他的熱心是因為加入了這個會的緣故，可是大家却都以爲誰去親近他，就會受他的影響，被他提引起來。有一個朋友說伯多祿·喬琪並沒有做下甚麼了不得的事情，實在他所做的事情，却是最小不過的。他奉了天主的聖召，去走這種生活的路，在純真的精神生活上，達到了一種崇高的境界。有時候，他遇到了各種危難，雖則準備去赴湯蹈火，不稍畏怯，却不賣弄他的英勇氣概。他並不穿着苦衣，沒有過分刻苦，也沒有虛偽的謙讓，他兩隻眼睛常露出他直爽誠篤的內心，只憑着一貫的克己功夫，廣續做去，常準備着施捨，援助，替人服務。

在大學校中

一九一九年，在都冷大學一年級時候，喬琪便加入了凱撒萊·巴爾蒲 (Cesare Balbo) 學生會。這會是一八九六年成立的義國公教大學生聯合會的分會。這個組織，宗旨在保

障一般肄業於國立各大學的公教子弟的信德。那時候，義國人民正當大戰以後，剛過了那種社會上和精神上擾攘不安的時期，凡是有熱忱毅力，願意在社會上服務的工作人員，機會正多得很多。國家的政權操在密密教人和非公教人手裡；國立各大學的各種規定，都不依着公教的精神。所以那時的公教大學生聯合會便成了公教界一種有力量的組織，可以遏止共產黨和非公教份子的活動。在這無神主義邪說盛行的時代，一個公教大學生要當着衆人，公然表明自己的信仰，不顧仇敵們的肆意譏嘲與侮謾，那就非有絕大勇氣不行。當時這公教大學生聯合會會員人數不多，便是爲了這個原因。喬琪·傅蘭薩蒂加入了這種組織之後，不久便在這學生會的行動中，找到了他所欲求的境界了，因爲他時常準備分任一點工作，每逢開會必到，却從不想爭出風頭，所以他一經加入，做了會員之後，大家就覺出他的人格偉大。他把會員們看作自己的第二家庭。歷任會長都稱讚他，總說他是個有爲可靠的會員，其中有一個，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學會會長以及一般發起人，要是能發見會員中有一個沒有絲毫野心，對其他會員們却有很大影響，認得全體會員，且又願意使人人喜歡，奉到了命令，總不推辭，而且辦事辦得極好；常守着自己的本分，一切事情，都可信任；這樣的會員，對於會長和發起人等，實在是個很大的幫手，這是可想而知的。』到了一九二二年，有一個名義上算是公教信友的都冷大學的

同學，對他也曾論及：「傅世兄是个身體強健，生氣蓬勃，滿懷快樂的人，他和諸同學个个都要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生活比我的好，所以我想他必然是對的。我覺得見了他，便能更明瞭一个真正的公教青年，該怎樣做法才行。真正公教的青年生活的要素，便是信德。在他身上，我看出那急急要上戰場的戰士所有熱烈的歡欣。有時候，我聽他說得慷慨淋漓，便覺得我不如他，不免自慚形穢咧。最後，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間，一天晚上，我終於打定主意，加入那個公教大學生分會了」。

有一回，學生會在某些事情上起了爭執，便分裂為兩派，伯多祿·喬琪也屬於其中的一派，可是他對於反對派的會員仍舊很要好。一次，當兩派會員激烈爭辯的時候，竟有人批評他，說他和反對黨太客氣了。他們不懂得這正是他思想卓越的表現。又有一次，他和一個同會的學生出外同行，遇見一個已經出會的同學向他招呼。喬琪便也誠誠懇懇對他還了禮。同行的會員見了就不高興，責備他不該同出會的人講話。他回說：「這個可憐的小子也是沒奈何的啊！」說罷，便不再談這件事。他的同伴後來才明白喬琪想藉着友好的精神來勸那出會的同學回頭，可是他自己的冷淡態度，却把這計劃破壞了。便在這時候，喬琪做下了兩件大事情，使親友們看他有如英雄一般。

那時，正當一九二一年，義大利全國的公教青年決定在羅馬開全國大會。上面已經

說過了，那時義國政府和天主教反對得最厲害，政府當局知得這回的全國大會，便想盡種種方法，加以阻撓。政府對於共產黨迭次示威遊行，不但每次容許，還處處加以放縱，可是對於這回公青大會，却死勁的反對着。那時公教青年們決定在那古代人獸鬥場高列塞廣場上，舉行露天大禮彌撒——在古羅馬帝國時代，公教信友們在這場裡慘遭屠殺而致命的，不下數千人。義國政府起先雖則很不願意，却無法批駁，不得不勉強允許；可是到了最後幾分鐘，又突然下令禁止。這種反覆的舉動，除了是由於當局的反公教情緒外，別無理由。因此，九月四日，主日清晨，五萬多公教青年們從羅馬各方面，打着旗號，排了隊伍，到高列塞去會集時，只見四周都有軍隊把守着，不准進去。這當兒，青年們的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五萬多青年差不多个个都守着空心齋，預備領聖體，當下便會合了，向華諦岡進發，到聖伯多祿大堂去與彌撒，彌撒後，到華諦岡花園去覲見教宗本篤十五世。青年們在華諦岡宮時，議定列隊遊行，和政府商妥，遊行到無名軍人碑為止。可是政府却下令教警察沿途攔阻，禁止通行。這些青年中有許多是參加過大戰的退伍軍人，見政府這樣對付他們，只因他們是公教信友，就連向無名軍人致敬的權利也被剝奪，於是勃然大怒，一聲吶喊，向前直衝過去。警察方面，妄想他們能攔阻這五萬青年，把他們驅散，就在街道中排開隊伍，阻住去路，那裡料到這五萬人來勢勝如潮

湧，一衝便衝開了一條血路，稍微受了一點苦，便依舊整隊前行。同時，在學生們中，一經燃起了義憤的怒火，便像野火一樣，「立見燎原，不可嚮邇」。於是一隊一隊的，在各街道中擺開陣勢，攔住去路的警察，都給他們衝過了，一會兒，那無名軍人碑已可望見了。他們忽又在一條街上遇到了馬隊，可是他們溜來滑去仍能在人馬中間竄過，繼續向前邁進。據喬琪一個朋友的記載：「那時伯多祿。喬琪手裡，擎着公大青年會的三色大旗，奮勇前進。不料有一個最不堪的密密教的警官，指揮着兩百多個警察，躲在一座王宮大門背後，一見了我們，突然跳出門，向我們衝過來。同時，只聽得有一種粗暴的聲音，拉直了嗓子喊道：「提鎗衝上去！搶掉他們的旗幟！」他們就一齊衝過來，逢人便打，竟把我們當一羣野獸看待，不想我們是徒手的青年。他們提起鎗柄像發了瘋一般，亂揪亂打，搶着旗便撕碎了。我們也竭力自衛，用牙齒和指甲來抵抗他們。我在慌亂中，還看見伯多祿。喬琪和兩個警察奮鬥着，不讓他們搶去他手裡的旗。我們便跑上去幫助他；他還緊緊抓着那已經折斷的旗杆和撕成粉碎的旗幟。其他的警察們都來包圍我們，亂推亂撞的，把我們推進了這座王宮裡的場地上。便有一個警官來問我們姓名，年歲，然後急急忙忙地記在小冊子上。

「他問到喬琪了，你叫甚麼名字？你是誰家的兒子？」——亞弗列多。傅蘭薩蒂

是我的父親。」——「你父親是幹什麼的？」——「義大利駐德大使。」那警官一聽，就喘了一口氣，他的腔調立刻改變了，說：「沒有關係，你去吧。」喬琪却說：「放了他們，我才同他們一齊走」。

「同時，在街上被捕的其他青年們，也都帶進來了，有許多衣服被扯破了，渾身是污泥，有幾個還血流滿面。更有一位司鐸，竟被警察們提起，拋擲進來，他的外衣被撕得粉碎，臉上有一條很深的刺刀傷口，血流不止。他們大聲吶喊，表示憤怒的反抗，警察們不住拿鎗柄亂打。有一個薩地尼亞 (Sardinia) 的兒童，執着旗，死不放手。警察們就用鎗刺來威脅他。伯多祿·喬琪於是勃然大怒，仗着他父親的聲威，提高了嗓子，警告那警長注意他的責任，好好約束部下。警長就喊住那人不得用刺刀，回頭再對喬琪解說，說他可以自由回去。但他依舊拿着那面破旗，站着不動。起先他的怒火把臉燒紅了，可是一會兒，他又回復了他平素溫和的態度，看見一個威尼斯的兒童和他的朋友們失散了，被捕到這裡來時，忍不住放聲大哭，就走過去含笑安慰他。

「我們便在場地上齊跪下，那穿着破外衣的司鐸，流血的手指間，捻着念珠，向我們舉起手來說：「兄弟們，讓我們爲自己祈禱，爲那虐待我們的人祈禱吧。」

「後來，伯多祿·喬琪爲了衛護這面公大學生會旗幟，和警察們鬥罷回來，那時的



來 歸 山 爬



作 滑 雪 運 動

情景，至今還使我留着很深刻而活躍的印象。我還能想起那時他蓬頭散髮，臉上容光煥發，滿現着一種不能形容的快樂，手揮着那面破碎的旗一路回來，逢人便訴說被捕的情形，意氣英雄，像大奏凱旋一樣。這時已是下午三句鐘了，他還沒有吃得一點東西哪。」

自然，這種事情，使他覺得十分詫異。他回到都冷之後，雖則竭力躲在背後，可是大家已在紛紛議論，講着他勇敢的故事了。他不願意受各方面的人給他道賀。這些可厭的讚頌，在他看來是很不合宜的，他不懂得在這種環境下，一個公教青年怎可臨難畏縮。……以後他的親屬們都記得沒有聽見他講起過這件事情。

他又曾以公大學生會會員資格，參加過一九二一年在勒物那 (Ravenna) 舉行的『聖教和平』 (Pax Romana) 的國際大會籌備事宜。這個國際聯合會是大戰後在瑞士 成立的，宗旨是在加強各國大學生間友誼的聯絡，使各國大學生彼此有密切接觸的機會，藉此促進世界和平：就是在『基多神國內的基多的和平』。

當大戰結束時，伯多祿·喬琪曾打過波洛納 (Pallone) 公堂的大鐘，慶祝和平，高興得了不得。一九二一年開始時，他便到柏林去觀光。他懷着謙遜而堅定的心情，竭其全力，以加強個人間和各種組織間，所有的友誼的聯絡，使這國際大會得以順利進行。有一個維也納大學的女學生瑪利亞費許 (Maria Fischer) 也是參加這國際大會的一份子。

，而且也是籌備人員之一，辦事很能幹。關於這事，她曾寫了一篇記，敘述喬琪的行動如下：

『一九二一年，八月底，我們到了勒物那時，伯多祿·喬琪和許多同學們來很熱烈地歡迎我們。我們義國話懂得很少，他却說着很好的德國話。因此，我們每每在一起，結果，他常做着我們的嚮導員。他待我們很客氣，我們要甚麼，他總先給我們辦到。我們和他初見面的時候，便已欽佩他率直樸誠的熱忱了，他的熱心是一種虔誠奉事天主的真精神，好像耶穌基多的精神透入了他的身心一樣。他對於「聖教和平」的每次集會，都非常有興趣，深知各國公教信友皆有互相合作，以促進國際和平的責任。最後一次的集會，充滿着熱烈的情緒，一致議決凡是到會的人，以後相見，當用基多信友的敬禮，彼此互祝：「願汝平安」

伯多祿·喬琪每當舉行這種敬禮的時候，眼睛裡便射出快樂的神火，同時，一種基多神昆的深刻意識，也在他腦海裡湧現出來。幻想着公教學生們，教師們，以及各國人民，大家都依着這種昆弟友愛的精神，再來結成一體，彼此都自認為唯一共父——全能天主的兒女。

他到萊茵區去遊歷的時候，有一個女醫師瑪利亞·史克璜(Maria Schwann)做了他

的嚮導。她也有一篇記述如下：『我們很喜歡他誠懇的態度，一見面，就把怕羞的影兒驅除了。到了蓬城，他看見城裡的佔領軍，便暢論着各民族間亟應和平相處，說這種和平他渴盼已久了。我想民族間的仇恨心，必然使他的靈魂感受極大的痛苦。他正懷着熱切的心願，要以愛德和互相諒解的精神，來代替這仇恨心。所以他打算翫着他個人的接觸，求了解異國人民的特性和需要。從這些話看來，足見他的見解卓越，目光遠大，真不是像他這樣年輕的青年所能道得出的』。

在他寫給幾個國外朋友們的書信中，他一再援引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名言，加以伸說：『真實的和平出於真正基督信友所有昆弟之愛的精神，不是出於公道的嚴正意義』。

友誼的影響

在那公教學生會裏，有一個朋友覺得伯多祿·喬琪待全體會員都和弟兄們一般，便寫道：『不論從宗教上，道德上，社會上，或是體育上看來，他都在我們之上，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然而他情願站在後面，給衆人帮忙，不願居於領導地位。他不但常常肯施惠於人，還願意人去求他。他有許多男女朋友，但沒有一個和他有過于密切的交誼。他

知道各人的脾氣，各人的志願，而全憑着他那率直誠篤的態度來對付他們，且个个對付得很好，雖則他感覺極精細，有近乎貴族氣派的意味。他對於女朋友的態度，雖然誠篤懇摯，却絕無輕浮諂媚之弊，絲毫不資人以非議。他對於她們的影響很大，却並不是一律的。其中有一个曾記着說：「伯多祿·喬琪大大的幫助我跳出這與世浮沈的，狹窄的生命圈。我初次遇見他的時候，我還是一個表面上的公教信友，每以為公教信友的智識陳舊，不合現代生活的潮流，而覺得煩悶。要知道我多麼虧了他，先該明白那時候我的心境是怎樣。那時我正竭力尋求着生命的意義，却不幸和一群失離真道，不識不知的人混在一起。這生命意義的問題常使我的心靈感到極大的痛苦，可是我的同伴們對於這問題，却大概一點也不關心。然而一天，我窺聽得他們當中有一个說道：「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我們究竟從那裏來，到那裏去。」這句話，在我看來，正給我當前的難題下一個解說。後來，我看見伯多祿·喬琪對這生命的直義，把握得那麼堅牢，但他從不和強詞奪理的人作無益的爭辯，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安的心理，却毅然決然，邁步前進；這就使我立刻明白他定必已經明瞭「從那裏來，到那裏去」的問題了。這的確是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他雖則被一群沒有決斷的人包圍着，他的意志却非常堅決，和一班決不定向那裏走的人在一起，他却有着固定的主意，且自知一定不錯；跟着那些懷疑莫決，而中心惆悵

的人川流不息地來往，他却心神悅樂，志得意滿；生活在一般自私自利的社會中，他却氣量恢宏，心胸慷慨。不但如此，他處於這樣高貴的地位，享着優裕的生活，他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貴公子，他的父親不但做着大使，還是那重要的自由黨機關報的主人兼編輯，而他却能够不受環境的支配，完全依照信友生活的規範，身體力行。我呢，沈浸於大詩人鄧南遮的文學，對於人生幾乎要抱悲觀，幸而遇到了這位在我身上掀起了我的覺悟，轉移了我的思想的人。那時，我正站在十字街頭，必須要從生死兩途中，擇一進行。我終於遠遠地追隨着他，却不對他說明——因為我從沒有和他有過深交——可是這樣，我已獲益不淺了」。

另有一個，記述如下：「他是一個身體強健，脾氣很好的青年，不拘在甚麼地方，都可以遇到他。他總是懷着那麼熱烈的心腸，在大學生學會中，在聖味增爵社的會議中，總是熱烈份子之一；每逢開會，或是大會的時候，總是那麼興高采烈地唱着歌，歡呼吶喊。你見了，一定要說：「看啊，他不是發了瘋嗎！」可是假使你和他談上半小時，你就得說：「他終究是個好孩子。」然而你也不能再說甚麼了。幾時你偶然捉住他，和人開玩笑，那就好玩啦。他有些手忙腳亂，臉上泛紅了，好像他做錯了事，被人捉住了一樣；要是你問他幹甚麼，他就同你打哈哈，裝做聽不見，把話又開算了。他內心生活的虔誠，你曉得嗎？我不知道我們費了多少功夫，才能領畧一些兒。也許那些眼光比我

精明的人，能早見一點，和多見一點。的確，我費了許多心，留神觀察之後，才看出了他靈魂上所有內在的美妙。裝腔作勢，和一切虛偽的事情，他非但做不來，而且根本和他的人格相反。這便是他的做人行事所以使人嚮往的原由。他不知不覺地成爲聖經上所說的榜樣：『讓人家看見你的好事情，稱榮你在天的天父。』

據一個和喬琪要好的朋友所說：『兩年來，我曾屢次和某同學反覆討論，要設法消除他反對神職界人員的成見，但絲毫不能打動他的心。那時候，伯多祿·喬琪往往也在場，却一言不發。某晚上，我遇到了那同學，他喊着：『我在電車裡經過聖斐理伯堂看見老傅在行人擁擠的大街上劃十字，他的樣兒，真教我懂不來。』那晚上，我們又爭論起來了；不過我怕喬琪這舉動所有的好效驗，要給我弄壞啦。』……一個女同學也記着：『我相信他曾因多疑而感受痛苦，或許他和其他許多兒童們和青年們一樣的，因懷疑而納悶。他的神修功夫，像「聖寵之花」，不在言語中開放，却在行事和祈禱中繁榮。有時候，疑惑的誘惑，攻擊我的信德，可惜我總不能和他談談，但我一見他的宗教信仰那麼有力，那麼堅定，我所有微弱的反感，早已消散了。對於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們彼此從沒有深切討論過，可是有時候，我和他同去領聖體，使我心神欣慰。我們彼此間的友善，却也極爲誠懇而篤實，彼此有了過失，就毫不客氣地當面說破。一次，我提醒他，說

他有時候，只願自己高興，不知愛惜光陰；他也給我一一指出我所有各樣毛病來，從作事不專心起，以至自大自負，大大小小的毛病，說得一點都不差。講起有幾種毛病，他竟表示憤怒，還給我說明，我在甚麼時候，又怎樣，給他看出這些毛病。這種責善的行爲，我們稱爲「互相拂除道理的塵垢。」我們這樣互相指摘之後，絕不感覺難受，胸中了無怨恨，却反因此增進了我們友誼的意識。」還有一個記着道：「我們自己雖則不覺得，他在我們的生活上，却發生了重要影響，可是到行將失去他的時候，我們才看出來了。那使我心碎的幾天情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哪！」那後來進了多明我會的學生會的主席羅伐森鐸(Bal di Dovini di Rovasenda)曾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伯多祿·喬琪的文字，作如下的結論：「救世主賜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我們的靈魂，却懈怠不前，我們只看看他，欽佩他，便覺滿足，却不想奮勉則效。但願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再發生！既然我們不肯接受天主所賜給我們成聖的芳型，那麼，天主從天降下義怒的懲罰，正是我們自己招來的啊。我們對他表示熱忱，却不想奉他爲圭臬，追隨他的芳表，這在伯多祿·喬琪的心目中看來，豈不是侮辱嗎？」

有 力 的 品 格

我們綜觀伯多祿·喬琪的品格，就不妨稱他爲現代的基多武士。他體力強壯，鎮定無

畏，謙遜，純潔，樸實，誠篤，捨己爲人，不矯飾，而意志堅強；這些都是他再四表現的德性，爲許多和他接近的人們所不能忘。下述的幾件故事便可作爲他體力和品格的表証。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有一位多明我會的羅卜蒂司鐸（Fr. Roberti）擔任着向都冷四郊的工人們宣講的任務。那時社會黨黨人的勢燄正非常猖獗，所以羅鐸去的時候，總得有幾個人陪着同去，喬琪便是其中之一。他們一路前往，常有粗暴的社會黨黨人對他門肆行恐嚇譏嘲。喬琪見了並不理會，却早已準備着危急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這位司鐸。又有一事，足見他的鎮定功夫。一天，他和母親正在進晚膳的時候，忽有一班黑衣黨人打進家裡來，其中有一個使着縛在皮帶上的鉛球。喬琪跳出去，一下就把這鉛球搶過來。要不是他的母親怕那人有手鎗，叫他放手，他還能捉住他。強盜去了，他仍坐下來吃完飯，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事過後，給他道賀的人不知有多少，他家裏才第一次知道他各色各樣的朋友都有。

有一個朋友初進公教學生會的時候，聽人說起有一個出身富貴人家，姓傅的會員，便以爲這人定必和尋常所見的公子哥兒一般，在會場中佔着重要位置，一舉一動，全是一副十足華貴的氣派。後來，他在學生會中，看見一個會員，每逢開會，必來與會，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見他衣服舉止，比衆不同，講起話來很直爽，有時候竟全無書卷氣。

。等到他和這個會員打過彈子之後，覺得他和霽可親，很喜歡朋友，待人客氣非凡，才知道這一位就是久仰大名的傅公子。一九二一年在勒物那舉行「聖教和平」的國際大會時，有幾個相識的問起他怎會講得很流利的德國話。他便回說：「我學過德文，因為我的父親在柏林做事，我在德國住過了一些時日。」他所說的「做事」，便是做着義大利駐德大使。同年，他預備入伍，受過陸軍檢驗之後，有人問他結果如何，他便說：「十足合格。」又問：「你做軍官一定很漂亮。」他說：「我不做軍官，我想做一個小兵，便是做伍長我也不願。我要和小兵們在一起，同他們認識了，好考察關於他們的一切事情。」他對於他父親手下的僕役們特別和善。他到包洛納時，每喜歡去看看園丁和他的妻子。一次，他看見他們的小女孩正哭着，問起緣故，才知道她的兩個哥哥，應允帶她去看戲，却丟下她，便笑着說：「好吧，要是沒有別的緣故，我就帶你去吧。」他於是帶了這女孩子到本村的戲院裏去了。那兩個哥哥見了大爲驚異。那領過他幾次避靜的李祈年 (Ricini) 司鐸曾有如下的記述：「在我看來，他總是一個品性極強的典型人物，正合着聖咏上所說的話：『他的德行是稀有的，我們欽佩他吧，但我們也該因着他品性的力量，把他作爲青年們的模範和領導。我記得他曾在避靜中，給我們送了一張字條，這字條上面寫滿着克制肉身，得勝世俗，恒心奮鬥的意見。也許他從來沒有這樣關心過他品性

上所有那些細微的弱點，他原是律己極嚴，待人極寬的人，有時却因着些小小的弱點，而自認有罪啦。他對自己不稍寬容，不論大小事情他決不含糊過去。要是有甚錯誤之處，他就自己定下嚴厲的補贖，設法求得他的神師的允准。墨西哥的幾位致命青年，憑着大無畏的精神，齊喊着「基多帝王萬歲」而從容就義。這位貞潔，強健，臉上現着靈魂美的伯多祿·喬琪，也和這幾位致命青年有着同樣炎炎的神火，如果遭遇了教難，也必毅然爲之捐軀。『還有一個和他同在都冷工學院肄業的朋友也寫着道，『我會就伯多祿·喬琪的一生行事，悉心思索，却總不能找出一件足爲他潔德之累的事情，這不是因爲我怕他不免有這種事情，却因我預先覺得敢担保他不會有，才試一下。一個年紀已有二十四歲的青年，而能這樣貞潔晶瑩，真是天下第一美德，他遺留給我們這樣的芳表，願凡懷念他的人們都受祝福。』

他沒有虛偽的廉耻，見了人，總是率真地看他的臉孔。他從來不覺得不該注視他人，他的神情，正如那些絕無歹意的人們所表現的一般。他一生從不會受惡念的沾染。幾時爲了救濟貧困，解除疾苦起見，他總毫不遲疑地走進人家的屋子，往往這種人家的窮苦，是罪惡的直接結果。聖保祿宗徒說：『對於潔淨的人，一切都是潔淨的。』這句話正切合着他的身份。

仁愛之德

這青年人還有一個特點，我們得估量一下，這就是他宅心仁愛的特性。他在暑假期中，本來儘可以出城遊覽，不必留在都冷，可是他却接連着幾星期留着不走。後來，據他自己說出他不走的緣由，才知道他是爲了捨不得丟下那些窮苦的人，因爲那時，他正在援助着他們。他一生樂善好施，寧願受欺騙，總不肯袖手旁觀。有一次，有一個同學向他借一千里拉（義幣）說沒有這筆錢，他只好輟學。他就答應了。可是過不多時，他看見那同學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同一班朋友逍遙作樂，便笑着說道：「看啊，我那一千里拉給他穿在身上，吃在肚裏啦」。不消說，這筆借款，是永遠不能償還的了。他有的不只是錢，還有個人的興趣：同情和友誼。一次，他聽得有一個窮人弄得沒奈何，一心想自殺，就趕快跑去看他，送給他一筆錢。可是這還不算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他像弟兄一樣，兩手拍着那人的肩胛，很懇切地勸了他一番，等他醒悟了才罷。事實上，他成了他的朋友們所關心的對象，彼此見面，必亟相動問；在和他相識的諸人中，誰沒有得到過他的好處？我們但看他的書桌上放着聖保祿勸人相愛的格言，便知這種情形不是沒來由的。他從捷克首都（普拉加）和奧京維也納遊歷回來的時候，囊中只剩得一個里拉，因

此，那天他只吃得一頓飯。後來，他給他母親講起維也納的學生們，說他們窮得可憐，這才使她明白，他回來的時候，怎會只剩得一個里拉，而在二十四小時中只吃得一頓飯。

學生會裏附設着味增爵社，這是一個專辦慈善事業的小組會，宗旨在效法聖味增爵的榜樣，救濟本城窮苦人家的神形困苦。這小組會的主席會說喬琪始終慷慨非凡，不但踴躍捐輸，還不惜費去他寶貴的光陰，熱心從事各種善舉。幾時同會弟兄們不能分身去探望貧病人家，他就自願代勞。我們在聖堂裡，已看見過他的善表了，可是他到窮苦人家去探訪慰問的時候，一舉一動，也一樣令人起敬。不管那屋子裏多麼污穢，他都一律進去，進門時，脫帽垂手，必恭必敬；見了人，靜心聽他們訴說苦境，說罷，便回答道：「好吧，我們就想法子來幫忙你。」其實帮忙的往往只是他個人。他幫助這些窮人，所做的的事情，大小不一。大的如和同志們會同設法，替一個瞎了眼，却有五個孩子的退伍軍人請得贍養金；或者捐助五百里拉，給一個有心臟病的窮家父，作一家的活命本。小的如給一個小孩子買一雙木屐，好教他在主日上到撒肋爵會的讀經學堂裡去學習經文。每逢開同樂會募捐時，大家都不高興担任售票職務，而他却總不躲避。一次，他和某同志出去募捐，招待他們的只有三家，而且其中一家，只給了兩個里拉。他的同伴，怒不可遏，他却一笑置之（把這事當作玩耍。）又有一次，大家公推他去晉謁都冷總主教李

燈滿樞機 (Card. Richelmy) 請求捐助公青學生會經費。他開口說話時非常謙遜，總主教聽得入耳，便滿口應允，捐助的數目比需要的還多。他回來報告這個好消息時，快樂得忘記了他的腿痛，竟舞蹈起來啦。在高若齊司鐸 (Fr. Cojazzi) 記伯多祿·喬琪的回憶中，曾載着一個學生會會員的話：「我會和喬琪出席一九二二年在諾伐拉 (Novara) 舉行的公青大會。這晚上，我們同乘專車回來。開會時，他參加發起為開機車的工人募捐，這班工人，我們知道是守本分的教友。到了桑第亞 (Santhia) 他跳下車，沿着月台跑到機車邊，把捐得的錢交給那開車的。這件事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一個大使的兒子，拉着那粗黑驚慌的手，和那素不相識的工人握手，在這種握手禮中，我看出那紛爭不決的社會問題，已因着聖經所啓示的愛德，而獲得解決了。」

生活的秘訣

我們不當以為伯多祿·喬琪一生的德行不是從努力得來的，或者以為他沒有採取一種切實的方法來度他的一生。我們不妨更密切地看一看他生活的泉源。他一旦明白奉事天主實乃天下第一件要事之後，便立即去尋求達此終向最適當的方法。天主沒有給他修道的聖召，但這不是說他就此不能成聖成賢。他也懂得這道理，便按照着他自己所處的地位

努力進行，以求達到純真的境界，世俗中誘惑越多，也就越是有機會幫助別人，克制自己的私慾偏情。這便是公進會會員們應有的宗旨，也就是伯多祿·喬琪一生行事的秘訣。

他的口味很簡單，他曾表示過他的願望，要尋求一個有同樣性格的配偶，因為一個人如果能過着簡單的生活，多少有一點克己的功夫，就容易過良好的生活了。他雖然是一個富家子弟，却不肯浪費金錢去尋求逸樂。他的皮夾裡，時常裝滿了鈔票，可是很快就完了，大家知道這些錢大部份是到了窮人手裡的。其實，他的本意就在用他大部份繼承所得的財產，施捨給窮苦的同胞們，在天主前，他們都是他的弟兄。他是大政治家的兒子，的確，日後正多着飛黃騰達的機會，然而因着他要按步就班的做着克己功夫，他的行事，總不願自己的利益；他的志願，無非是悉心照顧着那些比較不幸的人們罷了。他對於種種未來的計劃，都是爲窮人忙碌的事情，不惜犧牲時間和金錢替窮苦階級謀幸福，我們看他在學生時代的舉動，便可確信假使天主的聖意要他在世多活幾年，這些造福貧民的計劃，將必一一實現。然而我們要把握住他一生在信仰上行動的要點，却不必在他的品格或是行事中尋求，但看他怎樣虔敬聖體，便不難窺見他成功的秘奧。沒有這種虔誠，便不能有這樣的性格和品行。他早就明瞭必須虔誠崇敬吾主聖體，所以天天與彌撒，領聖體。此外，他又隨時隨地研求聖教道理，聖保祿宗徒和聖奧斯定的著述他

都熟悉。一次，他寫信給一個朋友，勸他讀聖保祿的書信，說他在預備工科大考，每覺乾枯乏味的時候，就翻翻這部神修的聖書，使他的悟司獲得休息，發生快感。他加入的那幾個公教團體也幫助他鑄範了他的性格，使他了解人生的困苦，使他從小就有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愛德，發育滋長，蔚成慷慨的懿行。總之他一生行事的秘訣，就在他希聖慕賢真切的志願上：天主賞賜了他有財有勢，而又身體康健，他却能深知所欲不在富貴，惟在靈魂純潔無玷；別的天賦雖有厚薄，可是修飾靈魂這件事，却人人都能辦到。他所求的目的已經確定，便利用天主的恩賜，來達到這目的，在進行的時候，他也知道要從那裡汲取神力，增加勇氣才能邁步前進，不稍停頓。

犧牲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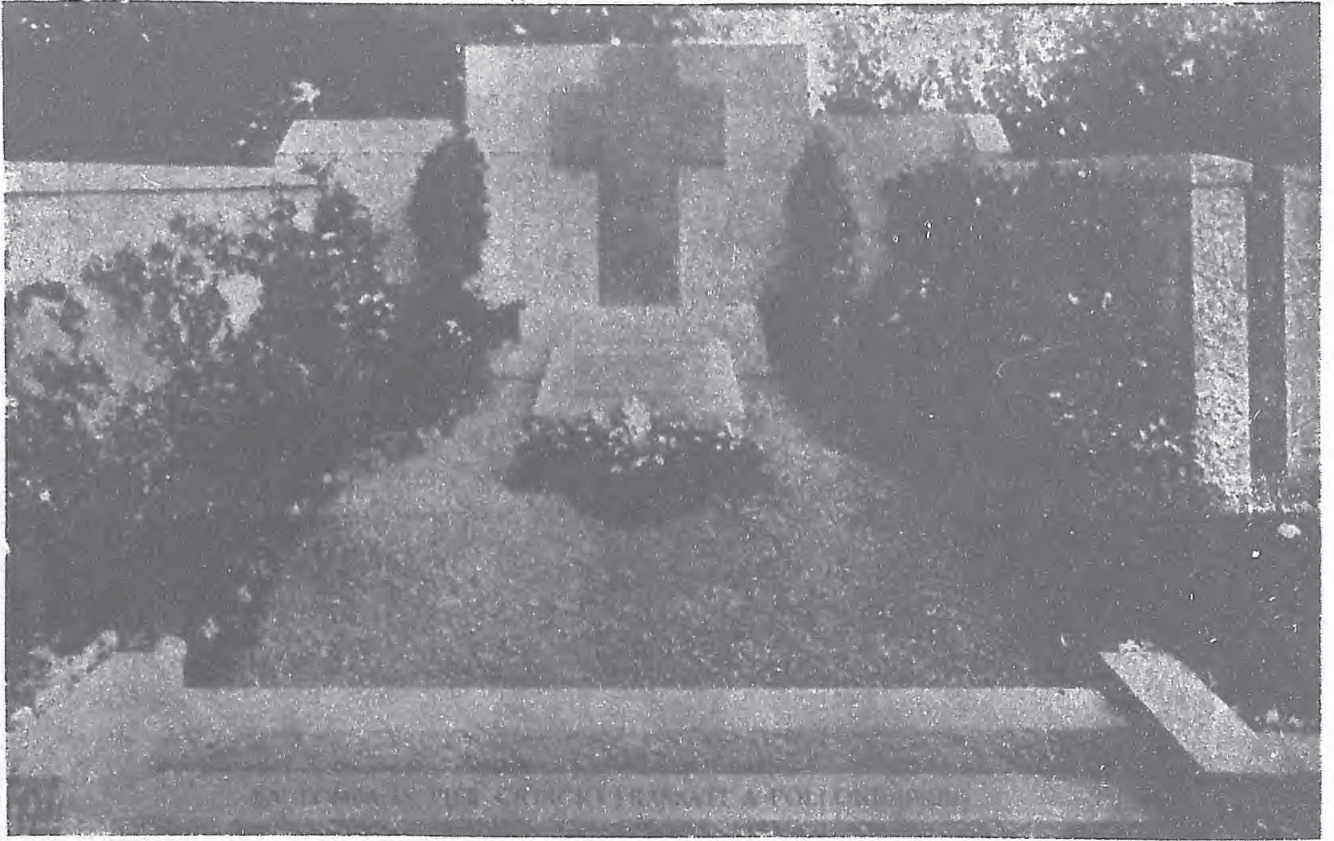
他將近去世的時候，天主還叫他做幾次大祭獻，把他的靈魂再煉乾淨。他進了都冷大學後最先的幾年中，對政治感到興趣，讀了人民黨所標榜的復興社會的政綱，認為符合他的理想，便悉心加以擁護。後來，人民黨被政府解散，他就大感失望，非常難受。可是他還懷着改革社會的熱忱，既不得志於政治，便格外努力進行他在味增爾社所擔任的慈善事業。到了一九二五年，他的姊姊嫁了一個波蘭外交官，便跟着丈夫到海牙去。

手足的分離給了他一個極大的打擊。但他忍受着，一言不發，想竭力掩飾他的悲哀。這是他二次的承行了主旨。他爲了孝愛父母，先則不肯擇配，再又拒絕了那追求他的女子。他本來一心只想到大西洋對岸，去做採礦的工程師，因爲他見礦工們常在地下工作，生活慘惡，所以對他們特表同情，渴願給他們宣揚天主的和平慈愛的福音。可是他感覺到自己對於父母的責任，不得不毅然放棄這種心願。當他一家僑居在柏林的時候，他結識了一個女學生，因爲見她品性良善，有活潑的信德，不久便愛上了她。可是他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十分留意，在沒有問明父母心意之前，不去刺激她的情感，給她說明，但只介紹了她和合家人相見。不料他父母對她的感想不佳，這於他的戀愛事件，誠爲不幸，但却不是對他修成聖德的不幸。父母的不同意使他感受極大痛苦，可是他的家人都一點想不到他有着這種心事。他只對幾個極要好的朋友說起過這件事，我們可以在他傾心相告的言語中，明白看出天主的聖意在利用他本性的愛情，把他的靈魂提到最好最高貴的境界，就是要他完全犧牲自己，克除自己的私意，好承行天主的意旨。我們不妨摘錄他在這時期中所作的書信，表明他在極大的痛苦中，所有的英雄氣概：

『目前正是我最大的難關。我必須設法克服當前的諸般困難。第一，我還得稍爲努力一下，才能獲得我的學位。但我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困難問題咧。我有力量達到目的嗎



興 高 采 烈



死後葬於波隆 Pollone

的確，信德是我們唯一的扶持，我們必須奮力緊緊把他抓住。因為沒有信德，人生就毫無意義了，再不然，是徒勞無益的啦。世界上但有憂愁，憂愁而無信德，那真是受不了的啊，然而信德的光明把人類的憂愁變成一種美善，足以增益神力，從事人生的戰鬥。「死」這個字究竟有甚意義呢？照字義講，如果我的意識不欺騙我，那末，我還活着咧。可是依着更深切，更真實的意義說來，不但我是已死了，而且好幾次也曾死了而復活，可歎哪！復活了，只是爲再死一次啊！果然，我願沿着正道行走，但一步一跌，我終於跌倒了。因此，我請你在你的祈禱中記着我，庶幾我終能走到這困難而是逕直的道路的盡頭。：我覺得似乎我這脆弱的偏舟，正遇着覆沒的危險，就是被這最後幾個月的大學生活的驚風駭浪所打擊着。要實行某幾種決定的主意，非有鐵一般的意志不行，無奈我的意志太薄弱，屈服慣了，所以我亟需他人爲我所禱，惟有所禱蒙主俯聽，我才能希望天主賜給我充分的助佑。：我不難違背了合家人的意願，和某女士結婚。可是，毀滅了一個家庭來另創一個，那真是糊塗事，我總不夢想去做這種事情。假使這是天主的聖意，我就做一個被犧牲者吧。」「在感覺內心的衝突時，我每每想起自己爲甚要覺得悲傷。我不應該受苦，以克除私意嗎？難道我已經失去了信德的把握嗎？不，我依恃天主的心還足稱健全；但我必須加強這依恃心，這是人生唯一的真樂啊。爲了依恃天主的緣

故，每次的犧牲都是值得的。我們每當生活開始的時候，但覺道路崎嶇，遍地荆棘，不免惴惴恐懼。但我們總該依賴天主上智的安排和仁慈的憐憫。至於我個人對天主真是感謝不盡；父母雙全，有師長教誨我，朋友和我切磋，幫助我，引導我走上這信德的康莊大道。試想這當兒，我危難當前，要是沒有宗教的信念，此時的情景還堪設想嗎！但在緊緊把握着超性觀念的人們，今生的逆境艱難，不足為灰心失意的根源。反之，種種的艱難，正是教人改過遷善的方法，也是教偶入了岐途的人回歸正道的有力的呼號。那末，我的計劃，便是這樣，把我對她所有親愛的柔情——這是注定達不到本性的目的——變換成爲不自私的仁愛，成爲一種友誼的親善；這種友誼，依着真正信反的意識，出以敬愛的情感，和謙卑的奮勉心，來效法她那昭著良善的德性，這便是我希望因着天主的佑助，而能實行的計劃，即使要犧牲我一世的生活，也都沒有關係。」『在我目前的矛盾中，我惟有感謝天主，因爲他是大仁慈，纔賜給我這回的愁悶，藉着這種艱苦的磨練，使我獲得人生更高的概念。在我心靈中，必須經過一種完全的精神上的變化。今年我將利用餘暇，讀聖多瑪斯的著作。只要我的心神貫注在這神妙的聖學上，一切俗慮就可消散了，我也必能度着那充滿快感的有福的光陰了，這既然不是人性的福樂，就是沒有止境的啦。』

逝世

現在，這位青年的靈魂已爬到了多麼崇高的境界，我們可以看出來了。天主無窮的上智，却安排着就要突然收回他的靈魂。他的夭折出人意料之外，噩耗傳來，凡是敬慕他的人，都以爲像他這樣得天獨厚，而又才德俱全的青年，壽限却是那麼短促，真覺得非常可惜。然而大家一想起他生時曾說過：『我相信我去世的這一天，便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日。』便又轉悲爲喜了。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他去訪問他所有最好的朋友們；那天晚上，他害着很厲害的頭痛；次日早晨，便覺寒熱大作。這當兒，他的老祖母臥病多時，這早上已是奄奄一息，看來就快要死的了，因此，他扶病起床，到祖母榻邊爲她祈禱。這一來他的病勢便更加重。晚上，他的母親回到祖母停屍的房裡，又見他在那裏跪着祈禱，便催他立即回去安睡。他聽命去了，却不說出他頭痛得睡不着。到了夜裏，一個女傭人見他東歪西扯的走下了樓梯，去躺在彈子臺上，哼個不停。過了一夜，他漸漸痛定了，可是這一天，正當祖母大殮，所以勉強起來，想去送她入殮，不料掙扎不來，剛站起，就倒下了。家裡的人怕他母親擔憂，都不敢把這事告訴她。第二天一早，祖母出殯。他的母親也累得撐不住了，便留在家裡，陪她的兒子，請醫師給他看病。醫師來了叫喬琪坐起來。他却用着低沈的音調說：『我已不能起坐了。』原來他下半個身子已麻木了，在左腿注射了一針，也還不覺得。他的母親才大爲着急，又請

了好幾個醫師來。大家斷定這病症是一種傳染的急性脊柱瘋；這是一種不常見的怪病，但青年們在青春時代却是很容易被傳染的，染着了就容易喪命。幾位醫師通力合作，以謀挽救，却竟是徒然。這一天，正是瞻禮六，是他慰問貧病的日子，他一想到不能做慈善事業，便覺得比害病還要難受。他於是教妹妹去把他的褂子，和一匣注射劑找了來。他便從衣袋裏找出了一張當票，寫一張便條，連這些東西差人送交給一個朋友，叫他代勞。寫的字七歪八扯，幾乎認不出來，這就可以知道他的病勢是怎樣了。病症發展得很快，他却並不訴苦。有一位給他聽告解和送聖體的司鐸，從前答應過他到將近臨終的時候，必定要告知他，這時候他便來安慰勸勉他一番。他聽了便大聲回答，說他喜歡離開這世界。一會兒，他臉上顯着愁容，爲他的父母表示憂慮。這位司鐸便又安慰他一番，說他和父母仍能在祈禱中結合，繼續做一家。他點頭表示贊同。瞻禮七早晨三句鐘，他領了終傳聖事，到晚上，麻痺已升到肺部了，將近七句鐘，他呼吸緊促了，在念着「願我靈魂偕爾息止安所」的時候，他便氣絕了。

精神不死

我們回顧他的一生行事，總以爲他的早夭，是他永生的開端，不是暫生的倏歿。他在世的生活，是青年們所當追隨則效的芳表，我們應當認識天主的聖意，天主之所以這

樣迅速的收他的靈魂，無非要我們集中注意，認明他的生活是一個青年，一個學生的生活罷了。都冷一座聖堂裡立着一個紀念他的石碑，碑上刻着：「奉作青年們的警鐘和圭臬。」我們讀罷他的行實，掩卷思維，不禁脫口歡呼：「這真是一位現代理想人物哪！」世界上的人們認識他越真切，必然越發敬愛他。當初高若齊司鐸替他編著的行傳，已再版過好幾次了，各國文字的譯本也已有好幾種了。到他墳上去祈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求他轉禱，有的求得了恩典去謝恩，可是禱罷離開的時候，人人都懷着更熱誠的愛天主的志願而歸。每到了他的週年紀念日，總有幾百學生公同領聖體，來紀念他。都冷公青學生會能有這麼一個做着義大利全國以至全世界青年模範的會員，真是多麼榮幸啊！多麼足以自豪啊！至於他去世以後，究竟有何影響，我們只須一讀各處謝函，便可知道；這裡，我們只把其中之一摘錄如下：「我不知道有多少日子不進聖堂與祭，多少日子不念經文啦。可是我知道一個人遠離了天主，背棄了聖教會，不領聖事，就不成其爲人而成爲禽獸了。一天，我的弟弟，給了我一本伯多祿·喬琪傳。我就一頁一頁地翻閱着，不曾跳過一字。看罷了這本書，我深深的受感動。我於是回溯我已往的一切行事，便覺得從前有一時實在要比眼前快樂。但現在我也已開始每晚念玫瑰經，進堂與祭，恭領聖事了。我在兒童時代，所有的快樂日子，此刻也已回復了。那墳墓以外的伯多祿·喬琪已替我轉求天主了，他簡直還救了我啦！」

傅蘭薩蒂小傳

著者：一個香港公進會會員

譯者：王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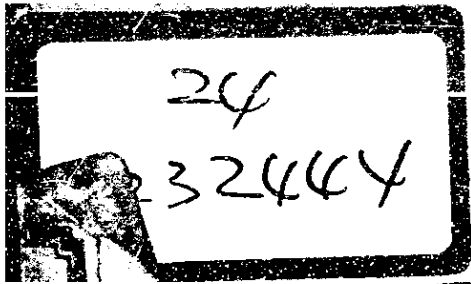
發行者：真理學會

香港堅道十六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港幣一角
外埠加郵費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初版



24

32444



\$0.10